



山风吹过鹦哥嘴



■胡庆和

凤全修身怎么样？

我不指望能一句话就概括这个人。一来，是历史的记录留下了大段空白；二来，在现存的记录中，人物的性格曾经发生过深刻的裂变，而我们无从知道，他的这种近乎逆转的人生是从何而来，是他天性的充分暴露，还是在后天理政中发生的变异？

我对凤全的驻藏大臣是几品官以及在进藏前的各种头衔提不起兴趣。大清王朝可以“捐官”，也就是说用钱可以买官，高官遍地皆是，官品往往淹没了他们的人品，正常的人生，而在历史记录的人像，往往是历史学家按照江山社稷、千秋功罪的要求来记录和陈述，对于大历史来说这并不错，但是这样的记录和陈述往往剔去了历史人物的血肉与鲜活，他们的方言、他们的阴险、他们官衣上的污迹不见。我走进康巴历史，也想寻找凤全大人的生活细节，然而我的孤陋寡闻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打算，但是有则轶闻可作为一个弥补。

在康巴藏区，至今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仿佛是对凤全性格的注释，而这种故事也是最为影视剧所留恋的场景。凤全在路过理塘或者是其他地方时，曾经把当地的土司召来茶叙，他坐在高高的虎皮大椅，满不在乎地吸着那根长长的铜头烟杆，吐着一圈圈的烟雾，对他“参拜”、“汇报”的土司视而不见。烟瘾过足，

精力充沛，他挥舞着那根像利剑一样的烟杆，就像教训自己的儿子那样说，你们要听话，不然风老子就要摘掉你们的花翎，砍下你们的头颅做酒碗。

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。旧制度的改变也并不能想象在一夜之间就能完成。结果是他没有砍下土司的头颅，而自己的头颅却被人砍下。

凤全操之过急的治边行为不仅造成社会灾难，危及自身，而且还给亲人造成极度创伤。他的夫人李佳氏，是位能诗会画的女才子，虽然史书没有把她作为奇女子记述，但她的豪情与贤惠、知书达理还是让我感动。从史料短短的记载中，可以想象她作为一个官太太在成都应该过着舒畅、快乐的日子。窗明几净，笔墨纸砚，吟诗品花，春游杜甫草堂，夏坐望江亭凉亭，秋吟锦江水秀，冬品峨嵋香茶，李佳氏在成都的生活是多有情趣。如果风大人想在成都过着悠闲的日子，总可以找到一个婉婉赴藏的理由。成都，天府之国，一条波光闪闪的锦江穿城而过，这里空气湿润，微风习习，茂密的树木，青青的小草，夕阳西下，温一壶老酒，拌一盘夫妻肺片，煮一碗钟水饺，这就是普通市民惬意的舒心日子。然而大丈夫岂能无豪情，岂能无壮志？李佳氏当然懂得丈夫出关、远赴藏地的艰难，如果她要委婉表达心中的担忧，或用娇情婉言相劝，凤全或许改变到藏地建功立业的志向。但她没有，因为她知道，丈夫志在四方，不能有家室的拖累，儿女情

长。谁想送走丈夫只有半年时间，盼来的是丈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。悲伤、哭泣，肯定在所难免，可贵的是她在痛哭之后，拂袖抹去伤心泪，迈步跨向雪域地。

当获悉夫君命丧雪域后，她带着一脸泪水奔赴打箭炉（康定）辨认丈夫尸体（此时，凤全的遗体已经从巴塘运到康定）。虽说是初春，康定异常寒冷，大雪和严寒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格外坚强。美丽女人心灵的泪水早已流干，她把一腔悲愤化作凤全后事处理的操劳。陪伴凤全遗体到成都下葬，还为他名节奔走呼号，当凤全“昭忠祠”在成都北郊建好后，她把那些曾经给予帮助料理凤全后事的总督、提督、及其所有辛劳者宴请后，当送走最后一个宾客后，她站在凤全的灵牌前说：夫君，你好孤独，该我来陪你了。当夜，她穿上白衣，如一片白云，如一点星光降落池塘，满池荷叶起舞，荷花吐香，一池清水敞开心怀，拥抱这位如天而降的女神！

智者言，欲速则不达。民间言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

边藏的问题，盘根错节，积重难返，非一日之功收到成效。尽管凤全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清庭仍然给了他很大荣誉，以凤全“死事惨烈，深堪悯恻”，于成都北郊建“昭忠祠”以祀，并赐谥“威愍”。

“威愍”，是什么意思？“威”有威力、威风、威慑、威慑之解，这好理解，而“愍”少见。我曾经查过有关词典，意思有《谥法》曰：在国逢难曰愍（逢兵寇之事）；使

民折伤曰愍（苛政贼害）；在国连忧曰愍（仍多大丧）；祸乱方作曰愍（国无政动多乱）。清庭对于风大人赐的“威愍”谥号，到底是说他“国逢难曰愍”，还是“使民折伤曰愍”，或是“国连忧曰愍”、“祸乱方作曰愍”，或许兼而有之，这只有后来者去猜度和思考了。

不过，历史上的一个“威愍公”树立了一个榜样，可作为一个参照。这就是郑威愍公，他是河南信阳怀玉山。在“国祚不绝如缕”的危急情况下，他不避危难，毅然束冠上任。敌人入侵时，关陕诸城的守城将士一见敌人就慌忙败退，但他在同州却锐志固守，和敌人斗智斗勇，全力以赴，精心调遣指挥，利用火攻，力挫强敌，但最终仍然“力尽城陷”，以至于英勇就义。后在郑威愍公的家乡修建祠堂祭奠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这座祠堂历经多次变更修葺，但一直像以前一样高大齐整，这说明了人们对郑威愍公的敬仰。

清庭把凤全比作“威愍公”，如果与郑威愍公相对照，总感到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。同时在性质上也有不同。比如，都是朝廷建祠，但郑威愍公的祠一直高大齐整，而凤威愍公祠不到百年便不知去向。历史的风尘虽然早已散去，可对后来者应当有所启发与思考。成都武侯祠大门的那幅对联说得好，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自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”。

格萨尔在甘孜·韩晓红 专栏

格萨尔文明探索之旅(三十八)



■韩晓红

众所周知，饭店是旅游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饭店是为游客服务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旅游业产业链上实现利润的重要节点之一。在此，我们深入讨论饭店在旅游业中的重要作用。

旅游饭店的重要功能是向游客提供食宿乃至娱乐条件的重要服务点，既是旅游业自身的需要，也是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需要。游客食宿、娱乐休闲都需要仰仗旅游饭店，是旅游业重要的物质基础。实现利润是旅游饭店的第二个重要作用，旅游饭店的这一作用是由旅游饭店的功能决定的。旅游饭店为游客提供综合性的服务，其中，实现利润的最大环节是食宿。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业中的饭店，同样能够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，这是第三个重要作用。旅游饭店是接待能力的重要标志，也是体现旅游接待质量的重要环节。

以格萨尔史诗文化为主要旅游资源的旅游饭店，其发展趋势应当具备以下特点：一是全球化趋势，也就是要努力汲取先进国家旅游饭店的优秀经验，提高饭店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，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。二是集团化和品牌化。集团化的管理是降低成本、创造更高利润的必要途径，尽管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业起步较晚，但是，仍要尽快实现旅游的集团化管理，包括饭店的集团化管理。品牌是饭店经营管理的品牌，要结合格萨尔史诗文化内涵，创制品牌，提高知名度，实现品牌效应，在未来发展中，要捷足先登，结合自身条件，应在品牌方面多下功夫。三是信息化。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，促进格萨尔史诗旅游业的强势发展，使互联网的功能，融入旅游业的各个环节，实现高效、高能、高质。四是生态化。尽管高原的地理条件有其局限性，但是依然有较强的生态化优势，就饭店而言，应该推出高原特有的生态饮食，使游客能够在食宿情趣上，尽快融入高原的生态饮食文化氛围内。其中自然也包含富有格萨尔史诗文化内涵的食宿。既要富有格萨尔史诗文化内涵的生态食品，也要有同样文化内涵的生态住宿条件。高原生态文化既有人文的，也有自然的，应当结合自身优势，充分展示和切实推出。

参与旅游饭店的人员，要求具有相当程度格萨尔史诗文化修养，能够在自身气质和工作时充分体现格萨尔史诗文化，要求具有相应的饭店管理水平，要在素养上体现经营方式的成本优势，要在能力上体现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的销售优势。这样就为我们发展旅游饭店提出了新的问题，这就是旅游人才问题。

旅游饭店的经营需要人才，加之之后的连锁饭店更是如此。总之，能否在格萨尔史诗旅游业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、科学的管理方法，取决于是否有一支训练有素，具备现代管理才能的优秀人才。当然，既有高端人才，也要有中高端人才，要通过培训，使不同阶层的人才具备相应的素养和管理水平，使旅游饭店成为既令游客满意的食宿休闲集散地，又使旅游饭店成为实现旅游业较大利润份额的重要基地。

身边的非遗

德格非遗保护受关注



■松吉泽里

为充分展现德格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充分打造康巴文化中心，格萨尔王故里、南派藏医之源的文化品牌。近日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王迪受邀赶赴德格就格萨尔说唱、藏戏面具制作、数字印经院等德格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蹲点采访。

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，王迪记者分别对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、藏戏面具铸造大师索登、经板篆刻工匠彭措次仁老师、康巴文化研究院副主任杨胜等德格文化人进行深入采访。据了解，自2014年4月《大藏经》复刻工程正式启动以来，德格县已经投入600多万元资金。

五色海
第799期

红军激战独狼沟

■杨全富

独狼沟位于革什扎大桑与边耳的交界地，因过去在这里有过一支凶猛的独狼而得名，山谷幽深，两岸峭壁耸峙，壁立千仞。山谷里草木茂盛，即使在白天，林中遮天蔽日，那嗖嗖的山风从林中吹过，发出尖利的啸叫，更增添了峡谷的诡异。这里不仅是丹东到丹巴县城的交通要道，也是丹巴到道孚县的必经之路。

1936年春，在丹巴峡谷中，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，然而那春意还被深锁在远山的积雪里，有些绿草刚从冻土里奋力冒出头，一下子就被外界的低温所摧残，夭折在寒冷的春日里。不过，几棵不畏严寒的梅树却将花瓣洒在枝头，在凌寒之中独自盛开。在这个时节里，丹巴的土著居民们都围坐在火炕边一边烤火取暖，一边谈古论今，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。然而有的人在这时候却没有被严寒压住膨胀的野心，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，铤而走险，走上一条与红军公开为敌的道路，其中丹东土司肉折就是这样的人。说到肉折土司，就更应该讲讲丹东土司世袭的情况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)，丹东格什扎河流域地区部落首领，元代丹东土百户后裔魏珠布策凌(阿旺降福)归附，封授“丹东革什扎”安抚使司职，武职从五品，颁给印信一颗，号纸一张，管辖番民八百三十户。从元代算起，到肉折土司已有四十余代。肉折土司因为辖地内海拔较高，出产不足，为此一直想得到民国政府的支持，得到一些银两，并借机扩充自己的地盘。就在春节前，西康宣慰使诺拉活佛来到丹东土司官寨里，他一面为土司及土司的百姓们念经祈福，一面翻动三寸不烂之舌，极尽能事的大肆污蔑红军，说红军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是雪域高原番人的死对头，丹巴藏民应该团结起来，共同将红汉人赶出丹巴去。在他的鼓动、唆使和支持下，双方一拍即合，诺拉活佛出资，丹东土司招兵买马，集结起近300余人的反动武装，将这帮临时集结的乌合之众派送到独狼沟沟口安营扎寨、修筑工事，妄图截断红军由丹巴通往道孚县的要道。

为了粉碎敌人的阻击，1936年二月的一夜，在红四方面军宿营地，召开了连级以上军事会议，会议决定派遣红军一部与藏民独立师一个连，分两路进击独狼沟。一路30余人，由连长甘地甲带领，溯大桑河谷而上，由瓦

角翻山从独狼沟后山向沟口进击；一路由团长阿色二九带领，绕道大桑村，翻山从二瓦槽向下进攻，以形成对丹东土司武装的围歼之势。出发前甘地甲和阿色二九商定，到达指定点后以燃放青烟为号，然后两队同时出击。夜半时分，整个丹巴县城还在梦乡之中沉睡，清冷的月光洒在峰上，更增添了河谷的幽暗。这时候，两支队伍在甘地甲和阿色二九的带领下，悄悄的离开宿营地，向着独狼沟进发。路途中，他们尽量加快前进的步伐，当来到革什扎时，天空的星光逐渐在鱼肚白中隐去了身影，一抹亮光从山巅上逐渐下移，此时的革什扎村，还是一片寂静，几只早起的鸟雀站在树梢上，微弱的鸣叫几声后，连忙将羽翅收拢来，以抵御初春的阵阵寒意。两支军队在这里分手，一路直插瓦角山，一路跨过革什扎河，翻越大桑山向独狼沟挺进。甘地甲带领的这支队伍一路披荆斩棘，有些战士的腿被树枝划伤了，经过简单的包扎后继续前行，有的战士为了不耽误时间，饿了就掏出怀中的干粮边走边吃。到达约定地点，此时，天已大亮，甘地甲一部见河边没有动静，而且没有看到青烟摸去，误以为来迟，便迅速下山，向敌人的营寨摸去，在通过一道悬崖路段时，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，整支队伍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，那子弹就像冰雹似的倾泻而下。小径下是滚滚的大桑河，路的前后都是光秃秃的山石，队伍进退无路，每一个战士只好各自为战，匍匐在这宽约一米左右的山路上寻找可以遮挡身体的隐蔽物，举枪向山林中扫射，虽苦战多时，但由于敌众我寡，而且地形对我不利，许多战士在敌人的枪口下倒下，战士们子弹打光了，为了不当俘虏，除一人坠入崖缝幸免于难外，其余战士高呼口号抱着枪械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河中壮烈牺牲。当阿色二九率领的一路到达河岸时，看见独狼沟的河面上漂浮着许多战友的遗体，鲜血染红了河水，他们怀着仇恨的心情，向丹东土司的反动武装发起猛烈攻击。后续部队赶到后，经过一个下午的苦战，终于击溃了敌人，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进康北打开了通道。

这次战斗之后，丹东土司只好龟缩在自己辖地内的一座山上，再也不敢公开与红军为敌，保障了红军北上抗日侧翼的安全，次月，红军翻过党岭山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。



弘扬长征精神
传承红色基因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